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林鴻瑛

欽定四庫全書

駢志卷十一

明 陳禹謨 撰

己部上

推終始五德之運

陳終始五德之傳

史記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

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逺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大並世盛衰者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

漢書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

其符黄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張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黄龍見成紀于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更元年蒼由此自詘謝病稱老師古注曰傳謂傳次也

羲和浴日

羲和浴月

山海經東南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言生十子

各以日名名之故言生十日數十也 郭氏傳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啟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於湯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為此圖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于甘泉中以效其出入湯谷虞淵也所謂世不失職耳 又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占風鐸

相風旌

開元遺事云唐岐王宫中于竹林内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占風鐸

又五王宫中各于庭中立長竿挂五色旌于竿頭旌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風候

鑽燧改火

浚井改水

禮儀志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可去温病也

正旦獻鳩

正旦獻雀

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悦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而欲生之

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孔叢子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于趙王而綴以五綵王大悅申叔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且又不順夫雀者取其名則宜受之于上不宜取之于下一國之王受民雀將何悅焉

七日曝書

七日曬衣

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設酒脯　又世說

郝隆七月七日見隣人皆曝曬衣物隆乃仰卧曝腹

于庭曰我曝腹中書

竹林七賢傳阮咸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

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

大布犢鼻于庭中　又楊園苑疏太液池西有武帝

曝衣閣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衣登樓曝之

河神旁山

山神劈流

西京賦注云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黄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劈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今岳上有指掌之形首陽山下足跡亦存焉

水經注廬山有神廟甚神能分風劈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為二劈流為兩

聖人窟

君子濟

水經注河水北出虞山東南經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為聖人窟傅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坂亦謂之軨橋傅說傭隱止息于此

又昔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

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恣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

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曰君子濟

智水

水經注谷水出漢北即智水也北發聽山山下有穴

水穴水東南流歷平川中謂之智鄉水曰智水川有

愚山

唐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

合丹服之白日昇天鷄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

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之行未還不獲同偕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為異因號為壻鄉故水亦即名焉

又時水西北逕黄山東又北歷愚山山東有愚公冢時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公時公隱于溪隣有認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即杜山之通阜以其人狀愚故謂之愚

火井煮鹽

石礦成鐵

華陽國志臨邛縣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實之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火井江有火井夜時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筩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

又古石山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
剛因置鐵官有鐵祖廟祠漢文帝時以鐵賜侍郎鄧
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疋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
錢亦盡天下又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
水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貢砮是也

斯調國火洲

崑崙墟火山

異物志斯調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

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黒若麈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搜神記崑崙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絶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乃明帝立詔三公

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刋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于是刋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為布　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

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

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煜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

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鹽田

鹽池

述異記曰河東郡有一大澤澤中產鹽引水沃之則

自成號曰鹽田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

又張掖有鹽池自然生鹽其鹽多少隨月增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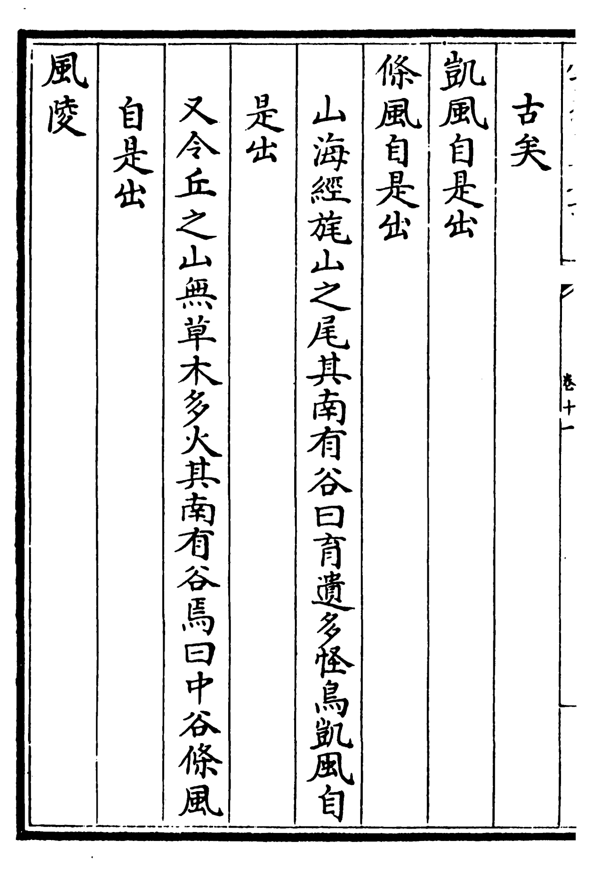
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

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

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絶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加疾也

宜都記自黄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絶

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髙茂略盡冬春猨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絶所謂三峽此其一也袁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曽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峰竒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孫云疑脱佳字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歴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竒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已於


古矣

凱風自是出

滌風自是出

山海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多怪鳥凱風自是出

又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滌風自是出

風陵

風堆

水經注函谷關之直北隅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追者也

水經注高平縣西十里有獨阜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為風堆　又長寧水所出南山上有風伯祠春秋祭之

風山

風井

風穴

水經注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而略無生草蓋不定衆風之門故也

又湯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岸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凌人不可暫停

又風井山迴曲有異勢穴口大如盆袤山嶺曰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

重人穴

僵人峽

水經注鄀水南流世謂之溫水泉側有重人穴穴中有僵尸戴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尸今猶在夫物無不化之理魂無不遷之道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之狀喻其推移未若正形之速遷也

又瓦亭川水西南流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巒穴故岫壑取名焉釋鞍就穴直上可百餘仞石

路逶迤劣通單步僵尸倚窟枯骨尚全惟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

移山

逃石

水經注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為名葢亦蒼梧郁州佐山之類也

又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尺耆舊傳言

石本桂陽武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歎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

孔山上有穴如車輪

孔山上有穴出佳乳

水經注河水南合溪口水出孔山南歷溪西流注于河孔山之上有穴如車輪三所東西相當相去各二丈許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山出蕭地西三十餘

里

又易水東逕孔山北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

篝火尋炒入穴里許渡一水潛通流注其深可涉于

中衆穴竒分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每于疑路必

有歷記返者乃尋孔以自達上又有大孔豁達洞開

故以孔山為名也　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

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鍾乳穴　又水經注陰陵縣之

陽亭北小阜有石穴不測所窮言穴出鍾乳　又大

洪山下有石門夾嶂層峻巖高皆數百許仍入石門得鍾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氷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

石魚山

石鷰山

水經注石魚山下多玄石山高八十丈餘廣十里石色墨而理若雲母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鬐首尾宛若刻畫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因以名之

又石鸞山其山有口紺而肰鸞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燕羣飛頡頏如真鸞矣羅君章云今鸞不必復飛也

醉石

廬山記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常醉眠其上名曰醉石

醒石

唐餘録李德裕于平泉别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

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寳惜醉即踞之

褒漢丙穴出嘉魚

柏枝丙穴出嘉魚

水經注褒水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于丙穴良木攢于褒谷又柏枝山下有丙穴穴方數丈中嘉魚常以春末游

渚冬初入穴抑亦漢丙穴之類也

鳥鼠同穴

魚龍同穴

水經注鄭玄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鵌似鵽而黄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内而鳥外孔安國曰共為雄雌杜彦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不相為牝牡故因以名山

拾遺記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蛻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

烟從山出

火從地出

西域記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

風俗記曰圁陰縣西五十里有鴻門亭天封苑火井廟火從地中出圁音銀

石廩

石倉

臨川記石廩其中可容千斛廩開則歲儉閉則年豐

鄱陽記錢倉石在饒州石形如倉囷昔漁人夜宿石上忽見石開窺其石中有錢取之盈艇因名焉

弱水西流

弱水南流

禹貢弱水既西鄭氏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

西下也

舊唐書東女國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為船以渡

三日五變

千年一清

易乾鑿度云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清變為白白變為赤赤變為玄玄變為黄各三日

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黄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

以為大瑞　又云黄河清而聖人出

半月東流半月西流

子時潮上午時潮落

寰宇記云江浙欽康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

廣西志桂林府聖水巖側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

一日再增再減

一日十溢十竭

水經注潮汐塘水一日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未嘗愆期同於潮水因名此塘爲朝夕塘

又連水東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南流而又與斟水合水導源近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溢十竭信若潮流

石門貪泉

横流貪泉

晉書吴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桓玄欲救嶺南之弊以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飲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　又南越志石門之水俗云經大庾則清穢之氣分飲石門則緇素之質變即吴隱之酌飲之所也　又寰宇記隱之

罷郡見妻篋中有沉香一片遂投石門内水中後人謂之沉香浦亦曰投香浦

水經注横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以為貪泉飲者輙冐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泉矣廉介爲二千石則不飲之昔隱之挹而不辭豈爲能溷其真乎盖亦惡其名也

盜泉

狂泉

淮南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尸子孔子至於勝母縣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又論語撰考讖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斂襟　元和志盜泉在泗水縣源出高逕山之陰

南史宋袁粲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

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至國主不任
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而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
其狂若一衆乃懽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
飲此水矣

方湖

員淵

拾遺記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廻千里

又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

土矣

好溪

地理志處州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恠宣宗時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恠潛去民謂之好溪

愚溪

柳河東集愚溪詩序云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

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

窮水

富水

水經云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　注曰豐水亦曰窮水音戎竝聲相近字隨讀轉流結為陂謂之窮陂塘堰雖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北流注于淮

又大陽山水有二源大富水出山之陽南流而左合
小富水小富水出山之東而南逕三王城之東前漢
末王匡王鳳王常所屯故謂之三王城城中有故碑
文字闕落不可復識其水屈而西南流右合大富水
俗謂之大泌水也
粉水
錦江
華陽國志漢初犍爲張君爲太守忽得仙道從此升

度其祠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膏暉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江州墮休粉也

又云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

大翮山温湯

徐無城温源

魏土地記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神山屋東有温湯水口其山在縣西北二

十里峯巒四十里上廟則次仲廟也右出温湯療治萬病泉所發之麓俗謂之土亭山此水炎熱倍甚諸湯下足便爛人體療疾者要須别引消息用之耳

水經注温源之水養疾者不能澡其炎漂以其過灼故魏氏土地記曰徐無城東有温湯即此也

湯谷可以熟米

温水可以燖鷄

水經注温泉水出北山七泉奇發炎熱特甚闞駰曰

縣有湯水可以療疾矣湯側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炎凉異致雖隆火盛月肅若氷容矣渾流同溪南流注洩水又東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温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痾疾之徒無能澡其衝漂救養者咸去湯十許步别池然後可入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彦達云熱如沸湯可以熟米飯之愈百病道士親身沐浴一日三飯多少自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死學道遭難逢危終無悔

心可以牢神存志即南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者也

又温水出竟陵之新湯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垠

岸重沙端淨可愛靜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

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燖鷄洪瀏百餘步

冷若寒泉

火井

湯井

水經注火山上有大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

深不見底炎埶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則烟騰

火發

又火井東五六尺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埶熱又

同以草内之則不然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為目

居民釣魚者先請

路人摘花者先請

水經注長揚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

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釣餌得魚過

數者水輙波湧暴風卒起樹木摧折

又長揚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敢扳

取　又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徹東西廣

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

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偃而輸不得過越不偃而

輸輙凶

獲輪于桑乾泉

得笠于長揚溪

水經注桑乾泉潛承太原汾縣縣北燕京山之大池池在山源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陽旱不耗陰淋不濫無能測其源深也古老相傳言甞有人乘車于池側忽遇大風飄之于水有人獲其輪于桑乾泉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

又衣山菘曰往人有冬過風井山者置笠穴中風吸之經日還步長揚溪得其笠則知潛通矣

正月至十月逕之害人

三月至十月逕之必死

水經注永昌縣西北逕其郡西水左右具饒犀象山有鉤虵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虵在山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傍瘴氣時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也

又瀘峰最為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于晋太康中

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逕栽通而特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于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下三百里始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

呪潮

射潮

高僧傳唐靈隱寺釋寶達者以持密呪為務往時江
潮大至激射湖上諸山達為呪之忽一夜江濤中有
偉人至玄冠朱衣導從甚繁謂達曰身是子胥後譬
雪恥者非他也師慈心為物已聞命矣言訖而滅明
日寺僧怪其車馬之喧因言其事自爾西岸沙漲彌
年
吴越備史梁開平四年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
潮通江門外江濤晝夜衝擊沙岸版築不能就因命

强弩數百以射波頭又親祝胥山祠仍為詩一章函置海門既而濤頭遂趨西陵乃運巨石盛以䇺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壘塹通衢廣陌亦由是而成焉 錢塘遺事錢王射潮退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様其大如杵作亭路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

七女池

五女激

水經注㳻水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塼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墎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

又沔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為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父怨故立激以攻城城北今淪于水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將為水毁其人

五女無男皆恣巨富共脩此激似令墳宅然激作甚工又云女嫁為陰縣佷子家貲萬金而自少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下恐兒不從故命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從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令石皆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佷子是前漢人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補塞堤決民賴其利

相傳歴山

相傳首陽

括地志蒲州府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舜井又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嬀州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皆云舜所耕處

路史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髙誘乃以為洛東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為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

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𥨊以為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陽者雷首也是為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即首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去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黄太史猶以或者指武師渡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為是夫首陽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

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得偏為據耶石曼卿云死蒲阪者恥周之事而死于堯舜之區庶幾見揖巽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

舜井

禹井

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姚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陶處也井曰舜井　水經注歷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祠下有大穴謂之舜井　封氏見聞齊州城東有

孤石平地聳出俗謂之歷山有泉號舜井東偶小街

又有石井汲之不絶云是舜東家井

水經注會稽山之東有禹井深不見底東游者多探

其穴

大禹所植

夫子手植

山川紀異漢陽縣西柏泉寺有古井世傳大禹植柏

於大別山其根盤曲直至井底今柏根尚存　又大

別山陽太平興國寺前亦有古柏俗傳禹治水所植者

封氏見聞記兖州曲阜縣文宣廟門内并殿西南各有柏葉松身之樹髙五六丈枯槁已久相傳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復枯俗傳千年木瘵心痛人多竊削之樹身漸細去地丈餘皆以石壘泥封猶不免焉亦有取為笏者色紫而甚光澤肅宗時二樹猶在

孔子履　孔子車

孔子硯　　孔子虁

晉書武庫中火張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劒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劒穿屋而飛莫知所向

水經注夫子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門東向母徵在中間南面夫人㒂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　魯人藏夫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顔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

離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戸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席孔子教授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弗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果伏焉

晏子宅

晏子冢

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

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水經注齊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誡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崔鴻十六國春秋慕容德如齊城登營丘望見晏嬰冢顧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一賢

人達者而生安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城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德悅之

蘇秦宅

蘇秦家

洛陽伽藍記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于堂前如

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黄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

又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西北角有蘇秦冢冢傍有寶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北冢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

屈原宅

賈誼宅

水經注秭歸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須廟擣衣石猶存故宜都記曰姊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　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寛全鄉人兾其見從因名曰姊歸即離騷所謂女須嬋媛以詈余也　崧又曰

父老傳言原既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歸鄉
抑其山秀水清故出儁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
又羅含湘中記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
福地也一曰地脚山汨水又西為屈潭即羅淵也屈
原懷沙自沉于此故淵潭以屈為名昔賈誼史遷皆
嘗逕此弭檝江波投弔于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
碑
水經注荆州部解西閣㑊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

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脚石牀纔容一人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

樊噲臺

韓信臺

水經注㶏水逕樊噲臺南臺高五六丈上容百許人又㶏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

撫父堆

望母臺

水經注緱氏原開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言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屣俗亦謂之為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

又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姜惡公寤生與段京居段不弟姜氏無訓莊公居夫人故城顛誓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故城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忻大隧之賦洩洩之慈有加融融之孝得常

矣

將軍望鄉臺

公主望鄉館

述異記漢成帝遣將軍王潰戍邊及帝崩王莽簒逆潰與莽有隙遂留不敢歸因逃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為望鄉之處

又晉永嘉亂既已至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平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恣為民家妻常怏怏不悅有

故鄉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

鄉之館

梅梁

梅溪

述異記越俗說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

生枝葉　又四明圖經大梅山在鄞縣東七十里葢

漢梅子真舊隱也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為會稽

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

與龍鬭後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

蘇州記淹梅溪昔有梅樹吴國采為姑蘇臺後忽於此沉今湖州側猶有梅溪

兎園

西園

三輔黄圖梁孝王築兎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栖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宫

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有王日

與宮人賔客弋釣其中

曹子建公讌詩清夜遊西園飛葢相追隨　上官儀

冊周王文西園孤月秀心鏡而齊明小山叢桂偃情

田而竝烈

劉損葺垣牆於太伯廟

蕭允設蘋藻於季子廟

南史劉損為吴郡太守至閶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宇

頹毀垣墻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頹即令修葺

又蕭允為鄱陽王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以叙意辭理清典見諸葛碑銘

經馬援銅柱

北史史萬歲擊南寧夷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

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
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
又劉方經畧林邑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
方擊走之師至闍黎江既渡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
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
破之于是濟區栗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
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
廟主金人汙其宫室刻石紀功而還

鳳闕巋然獨存

靈光巋然獨存

闕中記建章宮圜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也繁欽建章鳳樓闕賦曰秦漢規模廓然毁泯惟建章鳳闕巋然獨存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葢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宫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

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

模木生周公冢上

楷木生孔子冢上

淮南王草木譜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緑秋白冬黯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幹枝疎而不屈以質得其正也

營髙敞地

遷髙顯地

史記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髙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冡良然　按水經注曰淮陰城東有兩冡西者即漂母冡也周廻數百步髙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葢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即信母冡也

晋書劉超死蘇峻之難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還
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
燕數萬銜土置臨江閔王塚上
燕數千銜土投定陶丁姬穿中
漢書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壖地為宫上徵榮榮行祖
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壊江陵父老流涕竊言
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
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百姓憐

之

漢書王莽秉政貶定陶丁太后號曰丁姬平其故塚又周棘其處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師古曰穿謂壙中也

玉匣殮屍

玉璧藉屍

後漢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婬穢

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為札長尺廣一寸半為匣
下至足綴以黄金縷謂之為玉匣也
抱朴子曰吴景帝時戍將于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
城所壊甚多復發一大冢内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
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
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劒列侍靈座皆刻銅
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主之
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

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黄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何類長沙王

甚肖忠烈王

世語曰黄初末吴人發長沙王吴芮冢以其塼于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與發者見

吴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吴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
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否答曰
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十六
世孫
案漢書吴芮秦時番陽人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
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
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偕
攻析酈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

闕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戸為列侯項籍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闗故徳芮從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班固賛曰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絶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稱忠也牛僧孺玄怪録載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為神人擊死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

爲令刺史宅是爲昔時所居皆非也　水經注臨湘縣治西北有北津城縣北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爲廛郭之佳憩也

薛用弱集異記蘭陵蕭頴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頴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于鄱陽忠烈王也頴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頴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啟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頴士必謂

非仙則神虔心禱矚而已明年頴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曰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東縛甚固旅之于庭而頴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絏于內頴士驚曰斯二人非僊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頴士則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冢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

五十髭鬢斑白僵卧于石榻姿狀正與顏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是蕭氏固是鄱陽肖也因此啟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述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與

牛眠地

狗舐泉

晉書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汙中其地若葬位

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别山與周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魏書介朱榮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

得古塚遣功曹何佇為之起墳

發古塚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

南史始興簡王鑑為益州刺史于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甞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為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南史宜都王鏗為南豫州刺史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

條以啓聞欝林勅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纎毫不犯

塹杜氏山岡

塹鮮于祖墳

北夢瑣言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公銜之洎公宦達後因事塹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于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倔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勑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岳者㓜年寢處席底有一小虵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為奇事比俟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于普州安岳縣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虵也

國人哀三良賦黃鳥

國人傷三貞賦黃鳥

左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　詩曰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華陽國志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祁妻義王元憒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守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沉于西漢水而没死有黄鳥鳴其亡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黄鳥爰集于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維彼繡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齊侯歸弔杞梁之室

齊侯親推無存之車

左傳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杜注殖即杞梁

左傳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以綿上為介推田

環會稽為范蠡地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

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按洪容齋氏云緜上者西河界休縣地也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公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畧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于無爵禄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鴈門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為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案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

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曰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為并州刺史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　又按李涪刊誤曰古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以降漸至簡易惟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為寒食節後又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為禁火此則焚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為據是不知古故以鑽燧證之

國語越滅吴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于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

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
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
使其身無終没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
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
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
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
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
太宗為王珪立廟

太宗為戴冑立廟

舊唐書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為立廟以媿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

又戴冑卒太宗詔虞世南撰為碑文又以冑宅宇敝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造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十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鄧金文

駢志卷十二

己部下

明　陳禹謨　撰

三日相承

晉書愍帝二年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

兩月相承

南史梁武太清二年春正月朔兩月相承如鈎見于

西方評曰閱吕氏春秋有衆日並出小月承大月大月承小月嘗誕而不信也覩晉季諸異始信而有徵矣

三日並照

兩日俱見

載記劉聰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宫入於天獄而滅

南史梁元帝承聖元年時有兩日俱見

日隕于地

日出于夜

晉書愍帝二年辛未辰時日隕于地

又元帝太興元年冬劉曜僭即皇帝位于赤壁十一

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

日中有若飛鷰

日中有三足烏

晉天文志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鷰者數

日乃消又懐帝永嘉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

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飛鸞者

又穆帝永和八年張仲華在涼州日暴出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

月暈左角占角蝨将𡚁

驛馬星流計赦書應至

北史天興五年月暈左角晁崇奏占為角蝨将𡚁帝既尅姚平于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乗數百頭亦同日斃于路側自餘

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别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馬俄而赦至

七星化人

七星化豕

國史纂異云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市飲酒使人候之有僧七人共飲酒二石

太宗遣人召之笑曰此必李淳風小兒在彼言我也忽不見　酉陽雜俎云僧一行幼嘗有德於王姥王姥兒殺人係獄姥求救於一行一行乃徙大瓮於渾天寺中授布囊于二奴曰某坊廢園至昏當有七物入來可盡掩之酉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之一行令置瓮中𤣥宗急召一行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于陛下也莫若大

赦天下玄宗從之一行歸放豕出又其夕太史奏北
斗星見凡七日而復

天雨金三日

天雨金十斛

述異記先儒説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
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又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
陽有雨金原

又漢世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

于其家

天雨稻

天雨粟

述異記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又呂后三年天雨粟又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穀三秦魏地亾穀二十頃又漢武帝時廣

陽縣雨麥

永光天雨草

元始天雨草

漢書五行志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樛結大如彈丸

又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　按京房易傳曰君吝于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

夏霜

晝霜

命歷序桀無道夏隕霜　又穆公即位仲夏隕霜殺

草日中不消　又五行志證聖元年六月陸州隕霜

殺草吳越地煖而盛夏隕霜昔所未有

隋書北齊武成時晝霜下

洛竭

史記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昔伊洛

竭而夏亾今周德若二代之季山崩川竭亾之徵也

淮竭

南史宋太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明僧紹

竊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烝于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德之季爾誌吾言爾勿泄也竟如其言

秦武王時渭水赤三日

秦昭王時渭水赤三日

五行志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

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于道者罔容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于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評曰按新序論衡衞鞅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益武昭渭赤之異至此驗矣

河赤于龍門三日

河赤于龍門三里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水赤於龍門三里　又京

房易占河水赤下民恨

水赤如血

水黑如墨

南史陳太建十四年秋七月自建鄴至荆州江水色

赤如血

又陳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

石言于魏榆

石言于平陽

左傳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雕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

不亦宜乎

晉書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　又載記石言于陜若言勿東者

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

土然于關中月餘不滅

載記石季龍時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

又初秦之末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

石碑生金

墓碑生金

晉書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

又庾氷令郭璞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果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

城見血而去

閭有血便走

神異傳秦時長水縣有童謡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没為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日往窺城門門侍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没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為谷矣

淮南子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智與罷怯

不肖者同命　高誘注云歷陽淮南國縣名昔有老嫗嘗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閫明旦見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為湖也

霍禹第門自壞

董賢第門自壞

漢書霍禹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鵲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撤瓦投地就視亡有　按五行志曰時禹内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

又哀帝詔將作大匠為董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工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賢第新成功堅其外

大門無故自壞　按五行志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
無度嬌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
家徙合浦
板幹一夜自移
六梁一時躍出
魏土地記盧植言代城之初築也板幹一夜自移去
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澤中營城自護結為九門于是
就以為治城圓匝而不方周四十七里開九門更名

其故曰東城又應劭曰城徙西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東城

晉書周筵於姑熟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

襄平北生肉

平陽北生肉

魏志初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

喙無手足而動揺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載
記劉聰時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
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
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
涿郡鑄鐵鐵飛上
沛郡鑄鐵鐵不下
漢書五行志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
又和平二年春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

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

銅人生毛

金像生毛

漢書郊祀志宣帝甘露元年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其夏黄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宫鍾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為美祥

洛陽伽藍記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

年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謂胡兄弟相毆鬬而來觀之乃猪也即捨宅為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及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

畫人縮頭

游仙震動

載記石季龍時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

梁武帝紀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
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
洪範為妖
平等寺石像舉頭
平等寺金像垂淚
北史永熙二年平等寺浮屠成孝武會萬人于寺石
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
洛陽伽藍記平等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

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間綿濕都盡更換以他綿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尒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此像悲泣

如初至十二月尒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于晉陽按宋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觧佛豈為是也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又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益幾邕州之異乎

臨洮長人

宕渠長人

五行志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

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為
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為
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築長
城故大人見于臨洮明禍亂之起　按水經注秦始
皇二十一年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為善
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
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胷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
下以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

丈足六尺李斯書也故衛恒叙篆曰秦之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山銘皆斯書也漢自阿房徙之未央前俗謂之翁仲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立悪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後董卓毀其九為錢其存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停之漢晉春秋云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鄴中苻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為錢其一未至而苻堅亂百姓推置陜北河中于是

金狄滅除

華陽國志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祖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為應之

陳焦埋六日更生

柳榮死二日忽言

吳志孫休時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搜神記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至揚州榮病死船

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

黒衣人呼官令大赦

玄衣人說三日而赦

載記苻堅親為赦文王猛苻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

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令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令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朝野僉載貞觀中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以餧之後隣地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于獄樓向景

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有敇官司詰其由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

太原生婦

周冢殉女

傅子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

朝歘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顧愷之啟蒙注魏時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桑生於朝一暮大拱

桑生於宮數日而枯

史記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焉帝其

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

晉書惠帝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無何而愍懷太子廢

斷樹復立故處

僵樹自立故處

漢書五行志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後樹復立故處

又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七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　按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師古曰屬連續也　妃后有顓木僵反立斷枯復生師古曰顓謂專寵　天辟惡之如淳曰天辟謂天子也

樹生支如人頭

柱生支如人形

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

支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

又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陽遂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顳鬚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　按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

陸地生蓮

閣下生蓮

闕令內傳喜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

又晉范甯為豫章守表新塗縣廳事前陸地生蓮花

萬歲歷齊太和二年閣下生蓮花

儀仗生華

柱節生花

晉書五行志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寳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

其尸

南史祏蕭紀將僭號妖怪不一內寢相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霏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妖花非佳事也

柱生栢枝

柱生槐枝

寰宇記巴郡有栢柱大可十圍髙二十餘丈乃公孫述時樓柱所斫之處忽生枝而不朽

玉堂閒話長安城有孫偓家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古
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猶障閑之不欲人見期
年後漸漸滋茂以至柱身通體皆變壞其屋上衝秘
藏不及衣冠士庶之來觀者車馬塡咽不久偓處巖
廊居節制人以為應三槐之朕亦甚異也

稗化為稻

桑化為栢

吳志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為稻昔三苗

將七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滅

晉永康元年壯武國有桑化爲栢而張華遇害壯武

華之封邑也

北原山下草木有鐵騎象

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

載記石勒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

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形父老及相者皆

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中不可量也

又苻堅與苻融登城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

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

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

王道子以威儀鼔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號

及堅之見草木狀神若有力焉　水經注八公山無

樹木惟重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髙

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

徒數十人皆為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

八公皆鬚鬢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為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唯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牀帳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扇裙帔巾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齊永明十年所建也

花印紅迹

壺即紅色

青瑣記明皇時有獻牡丹者謂之楊家紅乃楊勉家花也命力士將花上貴妃妃方對粧妃用手拈花時匀面脂在手即印於花上帝見之問其故妃以狀對上詔於僊春館栽來歲花開上有手印紅迹帝賞花驚異其事乃名為一捻紅後樂府中有一捻紅曲

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芸

年十七容貌絕世時文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色矣帝改靈芸名曰夜來夜來妙于鍼工雖處深帷重幄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

雙劍化龍

二鯉化鐵

晉書張華傳華佩干將華誅失劍所在雷煥子華持

莫邪經延平津忽躍出墮水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晉南蠻傳林邑奴文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祝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

龜生毛

兎生角

述異記商紂時大龜生毛兎生角兵甲將興之兆按龜毛兎角佛家有此說似謂世所必無者若述異記所載則復有之亦奇甚矣

松變為青牛

梓化為青牛

嵩髙山記嵩嶽有大松樹或百歲千歲其精變為青牛或為伏龜採食其實得長生

郭氏玄中記秦文公伐大梓樹不克夜有鬼問梓樹曰豈奈我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絲繞樹豈

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中有青牛逐之入澧水傳列異　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不勝或墮地髻解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

牛化為虎

羊化為狼

述異記周幽王時牛化為虎羊化為狼洛南有避狼城云　幽王時羣羊為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

狼村是其處也

牛言

犬言

晉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乗牛言曰天下亂乗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　按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

秦昭時牡馬生子

漢哀時牡馬生駒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天下而還自滅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

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

羣飲食太守以聞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猫犬作人言

乗馬作人語

北夢瑣言唐左軍容使嚴遵美于閹宦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供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黄指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

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簸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
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鳯翔
乃求致仕梁州蜀軍收降興元因徙于劍南依王先
主優待甚異以青城山下别墅居之年過八十而終
其忠正謙約與西門李賢為季孟也于時誅宦官唯
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
閹官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未得見即巷伯之流未
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

幸也　先是路嚴相成都移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

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

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類此也

狗生角

雞生角

漢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

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

生角

晉安帝四年有雞生角角尋墮落

豕生兩頭　豕生四足

豕生八足　牛生六足

晉書永嘉中壽春城内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

又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

舊唐書京師人家豕生兩首四足有司欲奏賓參曰

此爲豕禍安可上聞命棄之

又時郊牛生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宰相請奏

李泌戲荅以遣之

魯定時鼷鼠食郊牛

魯哀初鼷鼠食郊牛

春秋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

又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　按京房易傳曰子

不子鼠食其郊牛　又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

角　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角

鼠舞

鼠巢

漢書五行志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黄鼠銜其尾舞王宫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　按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又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黄蒿栢葉

上民冢栢及榆樹上為巢桐栢為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　按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

兩足獸

四角獸

晉書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

又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獸見於河間

輅軨中雌鷄化為雄

府史家雌鷄化為雄

漢書五行志宣帝黄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鷄化為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顔師古注云將謂率領其羣也又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

雀生烏　雀生鸇

燕生鷹　燕生爵

法苑珠林帝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之隅太史占曰
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脩善政殷國遂亡
晉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
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
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
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
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

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閵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白黑烏鬬

蒼白鶩出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鬬楚國吕
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京房易傳曰逆親
親厥妖白黑烏鬬于國時有吳楚之反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
蒼白二色鵞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董養曰步
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
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内虵與外虵鬬鄭南門中

外蛇與中蛇鬭孝文廟下

左傳魯莊公時有内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内蛇死按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近蛇孽也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僇子儀此外蛇殺内蛇之象也

漢書五行志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鬭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

子事事自趙人江充起

蝗鑽土飛出

蝗穿地而生

載記劉聰時河東大蝗惟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

而埋之哭聲聞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

又石勒時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

七八日而卧四日蝗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

麻

魚見武庫上

雉雊武庫中

魏志嘉平四年夏五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于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

晉書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蜕

魏嘉平中二魚集武庫屋上見上

晉太康中二鯉集武庫屋上

晉書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為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京房易傳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炊飯化螺

炊黍變血

晉書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　又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

及禍

又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為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

其年卒

蠶蛾嚙人

飛蝱螫人

靈徵志魏主芳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嚙人尩殘

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

梁武帝紀太清二年九月益州市有飛蝱萬羣螫人

死

燕尾謡

黄爵謡

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

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
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
矢者也
又成帝時謌謡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
不實黄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
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黄象黄爵巢其
顛也

駢志卷十二